

皇
明
史
竊

明史竊卷之第四

北狩紀第四

東莞尹守衡著

正統十四年秋七月北虜入寇是月丙戌上親征以英
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帥師五十萬從先是虜酋也先
因我使人求婚於我我使人故嘗以好語媚虜漫報許
而朝廷實未嘗聞也先以得婚中國則大喜誇諸酋是
年春大貢馬以是稱爲聘禮而答詔語不相及也先大
愧忿遂盡發其種落犯諸邊脫脫不花王寇遼東知院
阿刺寇宣府也先自寇大同我裨將吳浩戰死羽檄紛

至太監王振時用事顧自喜欲怙中國威重壓虜王親
征上從之吏部尚書王直等率廷臣伏闕爭不能得喻
二日駕遂行命虜王居守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
埜學士曹鼐等扈從軍事一聽振至宣府天大雷雨以
風群臣請止師振怒俱令略陣進次雞鳴山衆恠懼振
威顧益張成國公勇等有所請事皆膝行尚書佐埜失
振意罰跪草中竟日乃解振日督進師虜漸退伏塞外
誘我欽天監正彭德清語振虜執如此脫更進致踈虞
柰萬乘何學士鼐曰臣子不足惜王上係天下安危豈

輕振皆不聽八月至大同鎮監郭敬密告振前行正
彊虜計振乃議旋師諸將皆言宜從紫荆關入振顧
道上至蔚州幸其第已復虜蹂其鄉轉向宣府再越日
乃發西寧侯宋晟武進伯朱冕與虜戰陽和口敗沒
報虜踵襲我振使恭順侯吳克忠拒之敗沒成國

永順伯綬以四萬人繼往盡沒克忠綬與虜戰疾力士
卒盡克忠猶下馬跪射矢盡猶刺殺數十人與弟克勤
皆戰死獨子瑾脫歸綬兵盡以空弓擊虜虜怒支解之
既而知綬山後人相與哭之曰此吾類故勇乃爾次日

至土木議入保懷來振顧私重不肯行鄆摯力請駕疾
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
死摯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
扶去遂止營焉地高無水師困甚欲移營以虜逼復上
虜僞退營動虜乘之我師大潰英國公輔尚書佐學

內等皆死喪士卒數十萬輜重盡爲虜得上北待

月十五日也報至京師震駭廷臣聚議戰守所宜

徐珵依占象倡南遷侍郎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也諸

勦王兵死守學士陳循曰侍郎言是衆和之顧

尚疑謙持守議益力皇太后悟乃勑鄭王監國晉謙兵
部尚書其而軍國事一任謙矣群臣廷劾據奸狀請族夷
之王令俟處分群臣慟哭請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掘黨
也從旁呵止之給事中王竑直前捽順與衆共毆斃之
復索王毛二長隨磔于廷廷中譁甚王欲退謙前掖王
憲諭群臣散虜奉上至大同鎮將郭登乘城守使廣寧
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出伏謁上命稍出金錢
犒虜諭登謹守毋受虜欺軍校劉彬沒虜得侍上登遺
語彬欲乘間篡上入城彬以聞上曰我命在天毋蹈險

第報皇太后朕在虜中無恙亟具金帛迎歸耳遂由大同出塞居也先弟伯顏帖木兒管宿顏事上俯伏跪拜執臣子禮甚恭九月癸未卿王奉皇太后旨即皇帝位尊上爲太上皇巡撫都御史朱鑑具陳禦虜方略首請罷奄監軍帝嘉納之逮奄敬下獄敬監大同軍與虜通歲造鐵鏃私遺虜陽和口之戰敬撓軍故敗於是逃還京論罪坐死十月也先使人來議和還車駕賜勅答之數日自大同擁上皇南從間道攻破紫荆關都御史孫祥走死宣府孤危朝議且欲召宣府兵入衛人皆惶

懼棄城走爭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仗劍坐當門下令曰
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督將士誓死守虜知有備
不敢攻人以爲北門鎖鑰亨信有焉虜乃進薄京城索
大臣王直胡濶于謙等出迎駕上以通政參議王復中
書舍人趙榮克九卿如虜師朝上皇上皇密諭復榮宜
亟歸虜無善意是日虜焚三陵殿寢門游騎四出掠下
邑朝議欲鍵九門清野以老之尚書謙曰不有戰何以
守乃親擐甲先將士出反闖德勝門而軍示士卒必死
燔城外積芻毋資虜調知上皇駕移遠虜營乃發礮擊

虜死者萬計總兵石亨力戰彰義門又敗之都督孫镗
王通合擊又敗之虜勢沮而諸勤王兵以次集於是謾
榜各門募番漢軍有能禽斬也先首獻者賞萬金爵上
公也先內懼逡巡遁而使使來言欲還上皇請罷兵報
詔太師且奉朕兄歸意良厚顧部下多剽掠朕所以發
兵備他盜耳太師如戢兵以數騎護歸上皇朕亦遣數
騎迎彼此解甲相好固朕志也復勑勞伯顏帖木兒朕
兄在營知院供其無闕敬謝知院是日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駕出紫荆關石亨蹠虜清風店大破之昌平伯楊

洪都督孫鏜范廣陶璫等分捕畿內餘虜破逐之上皇
駕出塞脫脫不花王遣使來貢大臣請禮其使以閒也
先從之我自土木之耻也先始輕我且挾上皇爲重質
邀索無厭過大同大同人罄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
國有君矣至宣府宣府人對亦如之至都城尚書謙颺
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虜聞之望塞又見中國
全盛城池深固人心憤懣稍稍悔禍事上皇愈益恭奉
居得知院營間數日輒設宴妻妾行酒身自彈虎撥思
兒踏曲以佐歡上皇雖待虜意氣故自如未嘗有所降

下虜時望見所居帳夜有光龍文交騰雨雪不凝大驚
異大酋咸頓首伏謁稱中國聖人也先數薦女弟侍上
皇固却之愈敬服於是實謀奉駕歸矣有舊庵喜寧者
胡種也降虜見親信日導虜入寇虜薄都城及邀大臣
迎駕皆寧謀上皇惠之計不誅寧虜不靖乃命袁彬請
也先遣寧至京以軍校高鑾與俱上皇繫書鑾射令邊
將計禽之至宣府叅將楊俊械還京誅之上皇聞寧禽
乃大喜曰朕歸南有日矣虜失寧無與道謀益乘怠然
猶遲我迎上皇徘徊塞上時入雲中上谷間肆掠我使

久絕虜衆皆思歸也先不欲自屈意使阿刺知院遣參
政完者晚歡來具言欲和不得報且入寇報詔虜必盡
出塞乃可和不然朕不惜戰也完者晚歡復來請尚書
王直懇上必答使紓邊患毋益生虜心秋七月乃以禮
科給事中李實陞禮部右侍郎羅綺陞大理寺少卿徃
問上皇起居遺書可汗曰我國家與可汗自祖宗來和
好往來恩意甚厚往年奸臣專喊使臣賞賜遂失大義
遮晉朕兄今各邊奏報可汗尚晉塞上殺掠人民朕欲
命將出師往討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付朕與可汗管

攝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之何異逆天莫大焉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于戰鬪恐逆天也近得阿刺使奏言已將各家軍馬約束回營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副天心勅也先曰自爾祖父至爾我國家待遇甚厚曩因小隙連兵將臣弗戒大駕淹留昨已遣人重齎金帛奉迎至三至四爾不發不報以故使命不通此非朝廷之過乃者縱兵四出殺掠人民皆天赤子欲其啖飯着衣長養生息若殘害其生逆天無道天所讐也近阿刺

使來言追還各家兵馬仍議和好是能畏天愛民真丈夫矣而近邊時間劫掠是情與詞異朕固不惜大戰但恐害天赤子違天意故特命使臣往諭此意太師其念舊恩順上天愛民之意罷兵息戰圖永遠之福又勅諭阿勒知院各遺白金文綺實等至見上皇泣上皇亦泣問三宮安否將來何物實顙首言本以通問來無所將上皇曰此細故不足論卿第歸語朝廷圖迎我歸守陵墓足矣也先語實我留皇帝無以爲數請迎歸不報荷也實反覆曉譬欲奉迎也先言汝侈通問耳何遽言迎

其亟遣大臣來大臣朝至駕夕發遣使同寶歸而是時
虜主脫脫不花亦已遣皮兒馬黑麻至廷議欲報使莫
敢往右都御史楊善曰上皇在虜庭吾儕食君祿者心
何安今日正吾効命之秋也遂請行中書舍人趙榮慨
然願與偕工部尚書高穀解金帶贈榮上乃以榮爲工
部右侍郎同善往善等遇實于塗實因悉與虜答問語
語善俾無相違戾及至見上備陳太上皇前旨且言臣
入虜境虜皆忻悅夾道謳歌飲臣乳酪咸願和好上
賜之寧陽侯懋尚書直潔等請再遣實往不聽實言也

先與臣約迎上皇業有期已今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虜言可信上不聽善至也先大喜坐定也先問曰汝是何官善曰都御史也先曰南北和好久今柰何拘我使臣自啓橐端善曰太師汝父使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人有所求請於我十而予之二三不較也所以能長好太師今所使使且三千人皇帝人人賚一織金衣賜殿上筵宴錄前禮數不加十倍乎總求無失故好乃爲歡耳比返加致酒餼亡闕護送出關儻有一二從行

未還或有他犯懼爾使臣見責畏罪潛逃別國去耳我
有何恨於汝而拘留之太師乃背爾父之好而見攻何
也也先曰然則柰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
不足者則又何說善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
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
比前孰多也先曰者其稱者胡語是也善復曰中國帛
本全幅剪裂不足者蓋爾伴使貪狡陰匿之當時一摟
其橐即見矣即太師所進使馬有劣弱而貂皮敝豈太
師意耶太師動色曰者者我聞都御史言使我心開生

事皆小人壞之善因復進曰太師爾忘我明皇帝之大恩乎而以小人言失累世歡太師攻我所磔殺剝剔數萬計太師卽曲亦豈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是以數有雷擊今者能奉太上歸我戢兵和好毋逆天心南北氓共享安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問皇帝歸更踐祚否善曰天位已定不可易也也先曰堯舜禪受何如善曰上皇以兄傳弟正法堯舜耳也先不能難虜平章昂克曰歸而太上皇帝有何重寶來賄乎善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

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
師重信義而賤財賄令名奕奕垂之史冊萬世不朽何
況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筭曰昂克
何爲出此言都御史言是我留後代名耳其日引善見
上皇遂設宴餞自彈琵琶妻妾前觴善亦侍飲也先顧
善曰都御史坐善不敢坐上皇曰坐善乃坐仍起周旋
也先噴噴羨有禮明日伯顏宴餞又明日也先築臺設
上皇座率衆及妻妾拜辭送上皇數十里慟哭別伯顏
送至野狐嶺哭曰皇帝去何時得相見也昂克射得一

筆來獻受之上皇將入塞廷臣議請所以奉迎禮未得
旨千戶龔遂榮乃投一匿名書尚書高穀所言上皇之
出以宗社故非遊畋也都人聞上皇且還無不踴躍則
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
懇辭而後受命不然千載史書難洗穀袖入朝傳示群
公卿尚書直曰此禮失而求諸野耳禮書漢欲封進冀
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給事中葉盛程信疏聞乞宣
問上詰諸大臣具言得書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穀
大臣胡不告朕乃爲匿名書遂榮恐累穀自縛闕下自

白下詔獄上亦不能深罪之也釋之禮臣請備法駕候
迎上皇安定門外上曰大兄入城事在朕躬卿勿多言
乃遣翰林侍讀商輅迎上皇於居庸關上皇勞輅諭曰
朕還京願居閑卿爲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并詔文武群
臣八月丙戌上皇至京師自東安門入上迎拜上皇蒼
拜相抱哭各推遜久之上皇入南宮百官隨至南城請
朝見勅曰先帝遺命祖宗鴻業付畀於朕深惟負荷之
重朝夕惶懼以圖法天去年秋配虜傲虐皆恩負德拘
我信使率衆臨邊竊窺神器朕不得已親率六師往問

非不意天示譴罰被留虜中屢蒙聖母上聖皇太后
皇帝賢弟篤念親親數遣迎取上賴天地大恩祖宗洪
福幸得還京爾文武群臣欲請朝見重以眇躬辱國喪
師有玷宗廟何顏見爾群臣乎所請不允故諭群臣奉
旨而退明日上宴瓦刺使奉天門陞賞有差又明日上
皇宴之南宮大赦天下上皇初陷于虜也也先大喜曰
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乃在今日乎一胡乃公從
旁大言曰此我大元之仇天賜我也伯顏怒呼也先曰
何仇爲手推乃公面曰去語也先曰大明天子九天上

坐偶墮于數百萬鋒鏑之中血濺如流矢下如雨曾不相及天意可知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袍猶在寧敢生心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還耳也先然之遂以上皇送居伯顏營伯顏曰我當奉侍頃之回子撒失刺以表彬來見伯顏遂使侍上彬少以材力射生選從刺奸綽騎是時從征同臘虜又有哈銘者故夷種也官爲賜姓楊先以譯鞮從使臣吳良羈留虜營於是亦隨侍焉上皇旣出紫荆關雨雪連日上皇單騎跋雪中艱苦甚遇險則彬執鞍銘隨之及至虜營二人相左右維護上方坐榮

駢帳中咄咄無所出彬溫羨多計數善言咲時時爲讐語悅上獲一羊髀烹而共啖之晝斧薪伐冰夜則以背承上足而寢彬嘗病中寒上親爲治糜身壓彬背汗浹良已彬與銘二人宿則旁衛御寢銘嘗手加上脣上不動俟銘醒上語銘曰嚴子陵足加帝腹今見汝矣銘叩首謝罪上夜出帳房指天象示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也使銘致殷勤於伯顏妻令勸伯顏其妻曰我女人何能爲雖然敢違大明天子之命乎以是伯顏嘗以雉酒來獻因進喻曰大海之中有一大魚隨潮而上落

于淺水灘中大魚豈淺水能容急欲還歸大海而潮不到柰何潮固有時時到潮來大魚終歸大海也上可覽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或成疚悔亡及已上歸櫠太上皇帝景皇帝不知彬勞僅予錦衣百戶太上皇復爲皇帝即日召見彬語絮且泣超爲都指揮僉事理錦衣事賜甲第一區黃金十鑑白金二十鑑綠綺鹽醪醯醬乾餚克實脊彬妻異繒精錙各有差擢楊銘錦衣千戶賜半之間夕宴對畧用家人禮然彬畏滿好避再遷仍掌衛事至都督僉事卒銘至都指揮卒

論曰閼振挾至尊之萬乘授手于鵠起烏合之虜身確
參夷亦何云及哉羈勒諸賢莫不心甘受命力謝回天
雖復捐軀草野與鴻毛等耳所幸天心默護乎帝躬國
是不搖于南播寧戮而外亡蜂蠭之虞謙用而內獲于
城之重遂令凶醜斲銷六飛返轡語曰存亡在所任信
夫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

奪門紀第五

東莞尹守衡著

上皇既居南宮景泰三年四月廣西都指揮使黃竑者
思明土知府黃瑞庶兄也瑞老其子鈞嗣竑欲纂鈞職
襲瑞父子殺之有司以聞竑懼謀於侍郎江淵疏請于
朝且言皇儲未建人心勿搖皇上即循遜讓之美復全
天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覆靡常委愛子於他人寄空
名於大寶階除之下變爲寇匪肘腋之間自相殘賊此
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早定大計以一中外

之
心以絕覬覦之望疏入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
臣亟下廷臣議僉曰黃竑奏是遂廢太子爲沂王立帝
長子見濟爲皇太子竑以大赦原免復其官上皇歲時
朝賀廷臣以爲請弗許御用左少監阮浪上右主嘗與綉
茄袋金結束帝以浪與上皇通有異謀殺浪竟其事復
殺錦衣衛指揮盧忠皇太子立踰年而薨五年御史鍾
同禮部郎中章綸南京大理少卿廖莊皆應詔陳言請
朝上皇南宮以篤同私之親復沂王儲位以敦猶子之
義帝怒下詔獄窮責三人私逋南城狀同杖死莊謫陝

西定羗驛丞已用給事中吳江徐正言南宮邊城高樹
參伐之上皇日多蔭息樹下聞故懼甚八年春正月帝
不豫諸大臣入問安太監興安語諸大臣毋徒問安爲
宜爲社稷儲貳計是時皇太子蚤世上無它子群臣私
相語欲請復沂王爲皇太子而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
意在寧王世子大學士陳循學士蕭滋左都御史蕭維祺
亦皆欲擇君而皆不在沂王章已上帝猶難之於是武
清侯石亨竊謀於掌軍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曰上疾
必不起請復東宮不如請復上皇上皇復功不細共往

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禨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蓋圖之徐元玉元玉者副都御史徐有貞字也亨等詣有貞有貞曰上皇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請復上皇人心必悅諸公曾通意南宮平亨曰南宮已報許矣會有邊報虜騎且欲薄都城有貞語軌曰公宜乘此名納兵入內以備非常有貞故知象縡先是桀惑入南斗遣妻于南歸是夕復升厓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也趣欲出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禨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則人不歸鬼矣遂往會亨

等延布飛語。聖言于少保及王文矯取金牌勅旨。當襄世子矣。

藉吉祥遼矯皇太后懿旨曰天子

大漸殆那

仙久虛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

年聖德無虧天意有在人心攸屬頃以奸臣擅謀明

不聞欲迎立藩王將不利於國家等其率兵以迎上

皇復居大位以安社稷夜四鼓吉祥遼開長安門納

等有貞等率兵爭入薄南宮城城門銅有貞令男女

踰垣入合外兵毀垣壞門啓帆等入見上皇燭上

出問曰爾等何爲有貞等俯伏牕上請陛下即位遂

上皇登輿有貞等前導上皇問卿等爲誰各以姓名
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勅文武群臣約以是日入候景
項之鐘鼓大鳴上皇復位於是群臣皆入賀改景泰
年爲天順元年庚景帝復爲鄉王錄功命徐有貞兼
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明日遂進兵部尚書兼職如故封
石亨忠國公軓太平侯輓文安伯左都御史楊善興
伯亨有貞復薦太常寺卿許彬陞禮部右侍郎兼翰
院學士直文淵閣出禮部印中草綸于獄上復追錄
正月丙子詔以洛陽爲京兆並錦衣衛指揮僉事

上之北狩也太監裴當問上於全寅寅筮得乾之初九
曰大吉夫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
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
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蹕應焉或之者疑之
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
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
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於是而信有貞
等故與兵書于謙隙上復辟因言王文迎立襄王謙與
謀遂并殺謙陳循江淵皆竄戍口外琰先飲鴉死戮其

廷尉徐正于市二月癸丑成王薨於西宮御史鍾同太監阮浪皆增秩追贈大理少卿廖莊召還職四月復立元子爲皇太子進封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徵襄王入朝王先是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發府庫募勇敢士圖迎復仍乞訓諭
鄭王盡心輔政疏至景帝即其八日矣於是上得覽王疏甚感歎相見甚歡宴王于便殿王辭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歛上拱手謝曰敬受教

論曰英宗委體窪孽萬里蒙塵亦固迫之一也乎厥後
虜雖悔禍權歸監國身幽南內子遭廢黜蓋利器之假
人則殃莘而天意有歸國之大寶不可僭移奪而乘便
雖曰非正卒能矯鑒前違挫抑群姦一時草居諸人三
四年間竄滅殆盡信任忠賢荐開中興殷憂啓聖聰其
然乎

皇明史稿卷之第六

親征紀第六

東莞尹守衡著

古者司馬掌邦政以平夷亂雖曰張皇六師然奚必天子親行舞干之化哉矣何哉以萬乘之主尋諸百萬鋒鏑之中以爲賊也漢高固英主也白登之圍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平城之歌天下悲焉唐文以百勝之智擁億麗之衆而不能得志券小所安市之役幾以身爲餌噫嘻亦危矣哉昔周武王戎衣一着於牧馬之誓卽倒載而包以虎皮示弗復用我高帝彭蠡之後不復親演

戎行大將拜籌於受脹之頃而九有茅靡於賜屨之下
王者無敵夫豈欺我文皇躬啓六飛遠慕雄略雖爲萬
世計深長而披堅馳輕冒犯霜露以媒叵測北望而抱
遺弓之痛至今猶若新也宜宗神武將強士良而從事
屬國之辱夷若山壓卵然使閼振狎之而輕以萬乘委
敵即令匣裘攝魄紫蓋還洛而蒙塵之辱畢世莫可洗
矣三改代而狃不知戒輕從中貴惡少編虎羣而幸脫
於其吻胡可再恃也故曰白龍魚服豫且制之因略紀
其事自高帝下逮武宗凡五世而出塞者八平內凡八

二聊存萬世規云爾

高皇帝之有天下而爲天子也起於淮右之布衣渡江之日猶櫬大元帥蓋無一日而不親御于戎行及夫定鼎金陵諸將奉爲吳國公當是時也皇圖僅一禪丸四垂皆我敵國熊羆貔虎之士雖蜂屯雲集然至于寧國不能下浙東猶未定皆吾肘腋地也六飛安得不親行已而漢人之凶德無厭隔我太平卧榻之旁寧容他人鼾睡此也是以親出禦于龍檣因遂長驅入江州下洪都撫有江右之地亡何小明王來奔是以又有安豐之

行尋聞漢攻洪都帝心已甚悔之鄱陽之戰雖然一天
成功徵紀信之誑楚兩賢幾相厄矣及爲吳王不得已
出視師武昌降漢而歸其後下僞吳取中原則皆授
鉞大將軍旣即大位爲皇帝群臣復議遷都一幸汎梁
再幸中都自是深居法官無都外之蹕

文皇帝之起兵靖難也別有紀而是時帝亦無日不在
戎行及爲天子永樂八年二月親征本雅失里大敗之
于幹難河本雅失里以七騎絕河遁去阿魯台求納款
不許大敗之于飛雲塹斬其名王以下百數十人秋七

月班師諸將叩首轍門猶賀上曰朕非無深宮廣殿可以自逸而與卿等蒙霜露出絕塞日枕籍于戈矛何以故誠以邊民之患不可坐視胡虜之勢不可滋長及朕與卿等皆未老同力掃除以爲子孫生民之利不亦可乎諸將皆叩首謝恩帝乃天生神聖爲燕王時洪武二十三年出塞降元太尉乃兒不花等男女數萬口而歸二十五年復出塞不見虜塞外山川帝已熟其險要以故師出輒有功是役也所至磨崖勒銘玄石坡銘曰維正月明維天地尋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擒胡山銘曰瀚

海爲鏡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清流泉銘曰於
鎮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文皇帝行師有
法每駐蹕輒大閱上所指揮將士坐作進退無不如旨
時扈從文臣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上語三人曰
古人節制之師總之教閱貴熟孔子曰教民七年可以
即戎朕每御師未嘗精其已習而輒操練以故往往得
用有危刺使皇之駭愕曰大兵如此孰敢嬰其鋒乎上
聞之顧語三人曰國家無所用兵乃善朕久厭之矣今
日此舉非得已也治兵最難一步不可不謹孔子所慎

右戰嘗曰我戰必勝謹慎之至乃可必也一日士偶乏
餉命以御膳所儲給三軍軍食已乃食次開平張宴大
酬將士士餉已乃肉食次龍門皇太子遣人進袍服至
上曰將士同朕勤勞衣裘悉敝未有更易俟入關將士
俱易衣服乃易之

十二年二月上親征瓦刺以皇太孫從行師至急蘭忽
失溫虜酋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掃境而出
頓列山下可三萬人上令數騎揜之虜來迎戰上麾鐵
騎衝之大軍神機炮四發虜大驚潰反走殺其王子十

餘人斬首數千級日暮上聞營語皇太孫曰遲明當窮追此虜盡殲之太孫曰陛下勞苦甚天威所加虜已破膽游魂不知假息何所請不必追上從之遂班師名其地曰殺胡鎮是役也武安侯鄭亨中流矢都督馬聚被石都指揮滿都力死焉士所殺傷相當幾危而復勝師之令所以急下也

二十年五月上親征阿魯台度偏嶺大徵于山下上曰朕非好獵顧士卒隨朕征討道中惟政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士作其驍勇之氣越二日大閱上曰兵行同

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一卒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一錠銀碗一上曰嘗重則人勸製平胡三曲俾將士歌之次殺胡原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及輜重于濶滌海之側而與其孥北走上命焚其輜重收其馬駝牛羊諭諸將曰虜患邊驅之足矣朕不欲黜武也顧无良哈我屬夷反導虜爲之羽翼宜剪之蕩其巢而還是役也我軍最得志而阿魯台竟

遁去未伏誅也

二十一年上復親征阿魯台次殺胡原阿魯台遁遂班師初至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部其衆數千人來歸上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

二十二年上復以阿魯台入犯開平境出塞親征至答蘭納木兒河不見虜班師及榆木川上崩上凡四征虜是時內帑以數出師匱士苦驂師出時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皆以進諫繫掖庭兵部尚書方賓自經死而上竟亦以疎方殂也痛哉

章皇帝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師至樂安
高煦伏罪出謁帝遂械以歸師不血刃而還僅一月也
詳見漢庶人傳

三年九月上巡邊駐蹕石門喜峰口守將奏兀良哈侵
邊上曰此虜自投死耳遂親征上率鐵騎三千出至寬
河虜望見以爲乘障卒易與悉裝來戰上中分其騎爲
兩翼親射其前鋒連發殪三人兩翼矢下如注神機銳
盈發虜大潰走上以數百騎前追虜望見黃龍旗知上
親在也悉下馬羅拜皆生縛之斬其酋分命諸將搜山

谷窮虜巢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都督把台請自效或
言虜其類也往必不反上曰去畱惟所欲耳朕爲天下
不獨少此二人朕推誠置此二人腹當必有以効力竟
遣往金忠與把台果大獲虜人馬牛羊數百至上勞之
酒饌飲以金爵斧賜之班師大饗將士射虎于喜峰口
至京大賜扈從文武官員等宴鈔各有差

廢皇帝正統十四年北虜也先入寇上親征駕遂蒙塵
事已見北狩紀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役也
上留虜一年歸錮南宮六年執貽之感也是時扈從文

武臣太師英國公張輔泰寧侯陳灝騎馬都尉井源平
鄉伯陳懷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壇修武伯沈榮都督
梁成王貴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卿樞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兼刑部右侍郎丁鉉工部右侍郎丁永和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鄒棨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通政
司通政尹全安太常少卿黃菴正戴慶祖王一居太僕
少卿劉容尚寶少卿凌壽給事中包良佐姚銑鮑輝中
書舍人俞拱潘澄錢昺監察御史張洪黃常魏貞夏誠
申祐尹竑童存德孫慶林祥鳳郎中齊汪馬學明真外

卽三健程思溫程式遠端主事俞鑑張鏗鄭瑄大理左
寺副馬豫行人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欽天監夏官正
劉信序班李恭石玉等皆死焉

毅皇帝正德十二年九月上以遊幸至陽和會虜五萬
騎入大同塞遂親征大同總兵王勛遇虜于應州與戰
爲所圍軍多殺傷上督監軍太監張永都督朱彬及各
鎮總兵陶杰朱鑑等自陽和赴援自辰至酉與虜戰百
餘合虜乃退引而西上與諸將且戰且逼追至平虜朔
州會大風黑霧晝晦我軍頗困乃還是役也

六級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全
守臣告捷于朝駕還群臣迎賀上語輔臣朕親斬虜首
一級論功賞賚陞蔭至九千五百五十五人勅兵部曰
總督軍務朱壽親統六師勦除虜寇汎掃腥羶安民保
衆雄威遠播邊境肅清神功聖武宜加爵顯以報其勞
今特加威武大將軍公爵俸祿壽上別名也

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上親征自稱總督軍務威武
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太監張忠提
督軍務安邊伯朱泰相威武副將軍印左都督朱暉斟

平賊將軍印俱克總兵官鎮守撫按等官悉聽節制大學士梁儲蔣冕扈從九月癸未發京師僅至良鄉王守仁禽濠捉音至二學士請廻鑾不聽上欲南巡久矣會濠反遂得假征濠以行故二學士雖懇請上意不可挽乘輿竟南丁亥至涿州留宿太監張忠秋第十月壬辰湖駐蹕保定應張宴後堂與巡撫都御史伍符藏閱行觴樂也戊戌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從扈三日傳令進宴宴具草略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珝獻觴步緩上目之總兵神周因休珝謂上意不

明日復宴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恐上以爲叨
也江彬從旁厲聲叱之冀弁罪兩人上不爲動太監黎
鑑侵索有司珝與爭致相忿鑑以頭觸珝珝擊以笏鑑
泣訴上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也鑑
語塞而退十一月丙申至徐州遂御龍舟順流而下至
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集漁人捕魚爲樂從征平虜伯
朱彬縱旗牌官拷縛郡縣長吏如隸卒通判胡琮懼而
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即長跪總兵鎮遠侯顧
仕隆稍不爲屈卽窘辱之遣官校四出矯上旨索民家

鷹犬珍寶古器無得免者甲寅至淮安却侍衛步入城
遂幸顧仕隆第己未至寶應漁氾光湖十二月辛酉朔
至揚州府明日上以數騎獵城西遂幸上方寺命總兵
神周搜括泰州鷹犬癸未至儀真漁于新闢因視大江
命江彬攝祭乙酉渡江明日入南京又明日祭太廟會
改歲正月庚寅朔謁孝陵丁酉迎春詔執太監畢真劉
璫劉景都指揮廖鵬齊佐王準都督同知王敵等下錦
衣獄以父逼宸濠也張忠朱泰朱暉等請往江西勦捕
餘黨時江西巴寧安等大肆羅織江西之民再遭屠戮

五閱月始回南京上在南京好出遊嘗宿半首山夜半
不知上何往諸軍驚擾久之乃定諸佞幸江彬最驕橫
兵部尚書喬宇任留守機務能靜鎮之彬每矯旨下諸
司求索字必請面奏彬以是頗嚴憚諸司得倚宇以爲
重初諸佞倖擁上南來欲守仁復縱濛鄱湖俟上親與
戰奏凱守仁不聽竟授俘于太監張永諸佞倖甚恨之
每在上前媒蘖守仁幸永爲之地守仁旣已獻俘大學
士梁儲言上曰方今俘獲之衆及其子女財帛載在舟
中咸檮江上竊恐未獲之奸細豈無往來窺視潛蓄異

圖况江多暴風萬一賊徒因風縱火乘機劫奪倉卒之間雖有強兵急難防衛言之可爲寒心乞早用鑾不聽諸佞幸猶欲導上復遊蘇杭泛湖湘登武當迄于九月儲等泣跪行宮門不得旨不起乃許之上以大將軍鈞帖馳示守仁重上捷音仍附諸佞幸姓名始班師北旋壬辰謁辭孝陵丁酉發龍江辛丑至儀真漁于江口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朝一清于中堂次日大宴賦詩贈一清凡十二章一清有厚獻焉上

大悅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貴卒僅踰月上廡棺嗟
悼命眷僧爲誦經薦福至揚州及淮安都御史及鎮兵
官金牌綠帳出迎上戎服簪花鼓吹前導至清江浦自
沉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左右掖之而出自是遂不
豫十月戊寅至天津庚辰至通州百官出謁行在列濶
罪狀上之請正典刑賜濶自盡焚其屍逆黨洪樞等皆
伏誅是日大耀軍容上戎服乘馬而入以親征凱旋祭
告天地宗廟社稷

論曰巡狩古也然而蒼梧之野六龍之轡不返庸可輕

乎何哉以萬乘嘗敵勝不武敗則身辱而國亡左矣文
皇定鼎幽都北巡者三犁庭者五榆木川之變隱憂所
依則已不在外虜而在蕭牆使非其時牧圉諸人善縱
其隙禍之起也寧在樂安時也土木之符有大力者遂
負之而趙悔其奚及至于應州之捷不自踵其危轍者
幾希盤遊亡度益復南邁已而河伯爲祟猶不省悟甫
入國門而龍馭上賓矣樂寧可極哉故曰君舉必書書
而不法後嗣何觀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

明倫紀第七

東莞尹守衡著

獻皇帝 武宗皇帝之叔父 孝宗皇帝弟也 瞻宗
十皇子次爲獻皇帝 敬皇立 獻皇帝受封于興
是爲興王正德十四年興王卽世 獻皇帝爲興王之
子嗣國正德十六年 毅皇后夭無子遺詔遵用 祖
訓兄終弟及之文以 肅皇帝入嗣皇帝位而是時內
閣大學士楊廷和曰興王於大行皇帝兄弟行第無後
兄之義固當考 孝宗令儀制卽余才具如皇太子卽

仇儀請 上由東安門人居文華殿翼日百官朝見上
箋勅進 上覽之謂長史袁宗臯曰遺詔以吾嗣皇帝
位非皇子也此狀云何四月癸卯至京師命御行殿受
箋由大明門入日中即位越三日勅迎 聖母興府比
又二日勅禮部議崇祀興獻王及尊號於是禮部尚書
毛澄請之內閣入學士楊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淇
上故事授澄曰足禮良合異議者即奸諛當誅是時中
式舉人張璁禮部侍郎王瓊巴子也言瓊言閣議非是
今上入繼天統非爲人後者也安得引漢哀宋英爲比

乎璣鑑之宜于朝廷和惡之喉言皆以它事諭璣調南
京而以侍讀學士汪俊代璣於是尚書毛澄會公卿等
六十餘人上議言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太子而以楚孝
王孫後定陶大司空師冊以爲恩義備至今 皇上入
奉大統以獻王親第九人倫序推之宜令益王第二子
崇仁王後興獻王主祀事興獻王長爲一國始祖萬世
不効宋英宗以濮安懿王之子繼仁宗時知諫院司馬
光議曰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爲
帝后皆見非常時取議後世臣以爲濮王宜尊以高官

大爵稱皇伯而不名程願論之曰爲人後者謂所後者爲父叔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天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尊意於正統臣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繙然不以正統之親疎而皆爲齊衰不杖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爾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臣等竊見本朝列聖於親王止稱伯叔父未有以皇伯叔父稱者今皇上入嗣大宗承天地宗廟社稷宜稱孝宗爲

孝政編上興獻王爲 皇叔父興獻大王 興獻

妃爲

皇叔母興獻大王妃祭告興獻王及上後興獻

王妃

皇上自爾在皇帝如此則 皇上所以隆重正

統尊崇本生無所不用其至真可以爲萬世法矣崇往

下既嗣

興獻王宜改稱 興獻王爲考 興獻王妃

爲母如名親王禮而於謂王稱叔父並王妃稱叔母其

義一而已矣 上曰父母可互易皆是耶其更議大學

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復程順宋大儒漢議最爲得禮

願 皇上採而行之禮臣因備錄程順漢議以上上曰

卿等其更博考古禮務求至當廷和上言三代以前聖
莫如舜未聞追崇其所生父瞽瞍也三代以後賢良如
漢光武才聞追崇其所生父南頓君也願 皇上取法
一君以光聖德而澄復錄魏明帝詔文上曰 武帝皇
帝以神器授 陛下有父道焉特以昭穆同 一廟爲世
孝廟櫛考臣等無容異議興獻王雖有罔極之恩安可
遽匹 孝廟也不報是時延和主選庶吉士遂以濮議
試趙希古首入選否且斥爲奸邪繇是廷士皆附廷和
之風

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依見廷議擬
尊 聖考爲皇叔父 聖母爲皇叔母蓋拘漢定陶
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恐未免膠柱調瑟而不
適于時當同伐異而不當於理臣未敢以爲然也夫天
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
也人情而已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疏決
嫌疑別異同明是非也漢哀帝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
之子當時成帝仁宗豫立爲皇嗣養之宮中則猶爲人
後者也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一時則可今 武宗

皇帝已嗣 孝宗皇帝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比于崩殂而執政大臣方遵 祖訓定大議以 陛下聰明仁孝倫序當立迎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故遺詔直曰 與獻王長子初未嘗明著爲 孝宗後則 陛下之興寔所以承 祖宗之統而順天下之人心者也比之豫立爲嗣者豈相類哉或以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然其嗣之不可延者天也神靈固自知之假今 聖考尚存恐第亦無後兄之義夫聖考方往矣稱之皇叔父幽冥之中臣不得而知今迎養

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
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 聖考所生惟 陛下
一人而已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
義宋儒程頤有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
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 陛下今日之謂也 陛下謂
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人後以自絕其
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
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
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

則古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殊不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蓋豫爲外藩援立者坊此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別爲 聖考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 聖母亦以子貴尊與父同則 聖考不失其爲父 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夫人必本於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若

聖政是之成法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也臣愚
豈敢導諫君上以臣誤于不忠又豈敢昧于自歎以誤
陛下于不孝伏惟聖裁跪入 上遣內臣持送內閣諭
曰此議實遵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
不知國體復持入 上故英明好禮初束於廷議於是
又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全也乃召廷
和冕紀文推殿予手勑曰卿等一品是但至親莫如父
母罔極之恩何由以報人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
皇后祖母爲康壽皇太后以仲朕爲子之情廷和退而

上言 皇上聖孝本于天性臣等雖愚豈不知之第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所生不啻降其服且異其名臣不敢阿諛順旨封還手勅給事中史于光御史盧瓊疏劾張璁惑亂聖聰謂欲別廟興獻王京師在今日則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在他日則有魯僖躋閔之失乞將璁黜罰上下其詳部議部臣因請戒諭璁不聽九月聖母至通州 上命禮部具迎聖母儀部議用王妃儀仗山東安門入不聽再議用大明左門入不聽 上命錦衣衛備毋后儀駕及製太后法服用大明中門入謁廟朝士

謹然以爲不可曰太廟豈婦人所宜入乎張璁曰雖天子必有母也可由旁門入乎古者婦三日廟見謂無謁廟禮乎九獻之禮后與焉謂太廟非宜入乎名之不正禮所繇失也聖母聞朝議以上爲慈壽皇太后子恚曰安得以吾子爲人子詰從官曰爾儕已極顯榮獨不爲獻王地乎胡尊廟至今未定也留通州不入上聞之涕泗號泣啓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群臣惶怖不知所裁然尚無敢言朝議之非也張璁著大禮或問辨繼統繼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璁曰禮以非禮爲非

非禮亦以禮爲非使皇上大孝之心欝欝不明於天下
後世是臣之罪也夫便欲疏而上之楊廷和知之令修
撰楊維聰偕庶吉士十餘人詣璁沮之曰子必欲與內
閣爭耶璁曰內閣誰爲爭者焉有爲禮使君上母子不
得相接乎遂疏進留中廷和以聖心未慰乃勉草勅云
奉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
興獻帝毋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
命不敢固違上允之聖母乃入京由大明中門入上候
迎于午門內從朝議不謁太廟止見奉慈二殿閣

臣擬上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尊號上諭廷和邵太后
與獻帝后尊號并上之廷和請俟大婚禮成其月兵部
主事霍韜上疏曰臣按禮官會議考之古禮則不合質
之聖賢之道則不通揆之今日之事體則不順漢宣帝
嘗爲昭帝後則孫將謂叔祖爲父可乎唐宣宗嘗爲武
宗後則叔父謂姪爲父可乎吳諸樊兄弟迭爲後是兄
弟自具高曾祖考也而可乎故曰考之古禮則不合者
此也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舜則竊
負而逃是父母重而天下輕也今以天下相授受爲恩

德之厚遂舍己之父母而謂他人爲父母是父母輕而
天下重也聖賢之心固如是乎故曰求之聖賢之道則
不通者此也陛下今爲孝宗之子矣誰爲武宗之子
乎考宗且有兩嗣子矣武宗旣無嗣子可乎孝宗有嗣
神有於享矣武宗無嗣遂無所於享可乎臣子於君父
一也不忍孝宗之無嗣獨忍武宗之無嗣乎武宗以兄
得享弟祀孝宗以伯獨不得享姪祀乎可越武宗直繼
孝宗矣獨不可弁越孝宗直繼憲宗乎故曰揆之今日
之事體則不順者此也然臣伏見陛下嘗考孝宗矣

心謂太后懿旨尊興獻帝號矣則將如斯而已

嗣斯禮也天地之大經生人之大倫不可以毫髮

差忒者也孝宗之視 皇上姪也 皇上強綱之曰考

竊恐在天之靈所不安也興獻之視 皇上子也

自

上改稱之曰叔竊恐在天之靈亦所不安也孝宗之嗣

未嘗絕也而強繼其嗣竊恐在天之靈尤所不安也

者帝王之相繼也惟繼其統而已矣固不屑屑於父子

之稱也夫惟繼其統也則不惟孝宗之統不絕武宗之

統亦不絕矣若惟繼其嗣也則孝宗無乃有兩嗣武

六

遂終無嗣亦遂無統乎甚不可也然則如之何乃得
富乎臣竊謂皇上於興獻帝宜正父子之名興獻后
宜正天子之母之禮復於慈壽太后中宮皇后處之首
立道事之盡其誠無少間隙以貽譏後世則於尊崇

豆錯綜斟酌直運諸掌而已矣疏入上令禮部知之

獨與璁合而是時朝士皆雷同如閑議惟家居太

子楊一清得璁大禮或問讀之貽書吏部尚書不字

先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字不能從乃受廷和培

宋璵刑部主事令中書舍人張天保語璁曰南宋

非子所宜第靜處之無復爲大禮說難我也。璁曰：我難彼乎哉吾爲禮而已。尚書石瑤語璁曰：子行失憤之天，禮議父當見用也。璁出廷和猶不自安，致書致仕都御史林俊俊宿望素重，公卿間廷和欲抉於俊而俊遂即家上疏建議一如廷和旨。廷和遂起俊爲工部尚書，雲南巡撫。何孟春頗有時名，亦上議附廷和。廷和悅其助已，擢入爲吏部侍郎。然閣議上心終亡常也。十二月，下御劄內閣諭加興獻帝后皇號考。爾興獻太皇帝毋稱興獻太皇后。閣臣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

謚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
鹿南郡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禮在君上不得自專臣
下不敢輕變封還御劄言陛下朝見興獻后時即以
臣等愚見從容開導上曰卿言朕已悉知但哀哀之
情不能自己罔極之恩報亦無方其承朕命復下劄如
前廷和等復言皇后之加尊爾已極復加皇字躬孝廟
慈壽並是悖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忘大義臣等死
不寒貴上曰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勉錄皇
號毋託爲辭於是吏部尚書喬宇禮部尚書毛澄等率

百官爭之以爲正統大義惟賴皇宗以明若加於本生
之親則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
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有諭皇帝婚禮將命行其加興
獻帝后皇號朕不敢辭爾群臣其承后君廷和等以聖
心莫可挽但求罷 上曰卿等先朝舊臣翊戴朕躬所
言典禮朕當自裁其明年改元春正月清寧宮小室火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發風迅且逼清
寧殿後殿豈興獻帝后加稱祖宗列聖神靈或有未協者
予給事中鄧繼曾主事高尚賢鄭佐各上言以爲五行

于火主禮火失其正廢禮之應也上稍心動給事中熊
漢出使方還京復奏言興氏藩臣已皆進殊爵顯秩而
聖考聖母尚仍舊號不得以子貴之義享帝后之尊猶
臣切恨之上復下其議而是時大學士費宏初起至閣
以漢爲同鄉懼廷和疑已遂出漢爲湖廣參政漢議旋
寢上復因彭攸之變遂乃免從廷和等考孝宗母慈壽
上慈壽冊寶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聖祖母尊號曰
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不稱皇詔
告天下上諭閣臣興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不可

稱孝子廷和請稱長子而帝王不稱考亦不稱叔不
者子名詔冊既頒 上心終未慊也五月治中王槐請
設安陸祠祭署從之禮臣請以崇仁王襲封興王主祀
事不聽其名壽安皇太后崩閣臣主議哭臨一日喪服
十三日而除移文兩畿不布詔上命詔如母太后之服
服二十七日上尊謚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
皇太后越明年二月祔葬茂陵是月禮書毛澄謝事去
五月 上召閣學士見平臺復申帝后稱皇之命廷和
不肯奉勅 上意殊憤而群議又堅難奪顧是時巡撫

湖廣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二人共是璁譖
議各具疏未上會有詬之中止於是南京主事桂萼因
錄書獻夫二疏疏聞 上乃大喜下百官集前後章奏
評議廷和會以它事不草勅 上怒其拗遂求罷許之
禮書汪俊語廷和曰公去大禮誰與王主事侯廷訓乃
勦小宗大宗之法爲大禮辨宣示群公卿俊得之喜曰
敢違斯議者可斬也三年正月吏書喬宇率九卿堅主
前議上之具言臣檢廷臣八十餘疏凡二百五十人僅
得璁譖決等數人與萼同 陛下柰何舍衆而從

上曰其叅諸論再議之武定侯郭勛與俊辯至大訴
省臣力附俊持不可 上怒罵曰此朋奸修撰唐圭進
曰願陛下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 上
曰何首鼠也俱奪俸於是南京刑部郎中黃宗明南京
都察院經歷黃綰錦衣衛千戶聶能遷連章皆主璵議
上之 上心動立有旨召書璵等詣闈下會議并從
里中起罷於是禮官相與言 上意不可回而書璵等
至則 上之惑滋甚於是欲逆閉其塗乃擬請於帝后
上更加一字以慰聖心謂皇子也璵等聞之相繼上

言綱嗣之辨加稱不在皇不皇是在考不考推尊者人子一時之至情父子者禹世綱常不可易也若徒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是塞今日之議而滿陛下之心臣謂百自皇帝之稱終不足以當父子之名上嘉納之上御平臺召閣臣諭意旨臣冕叩首曰臣等願陛下爲堯舜不願爲漢哀帝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不能對上明日手勅加稱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於奉先殿側別立一室盡朕追尊之情禮臣汪俊復疏諫不聽求罷去上曰爾職司邦

禮悖違正典肆慢朕躬罷之後去戶部侍郎胡璡因言
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是關民命不必徵取 上從
之遂并止璡等奏時已至鳳陽間勅諭語等曰此禮官
陰以其術愚君上而上弗悟也於是復召疏言三代以
上立君者以賢嫡長繼統爲重並未有繼嗣之說末世
諸侯大夫以下始有與爲人後者故仲尼射於矍相之
圃使子路延射曰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
不入深鄙之也今禮官不尊 皇上爲入繼大統之君
而忍比 皇上於與爲人後之例亦獨何心本生父母并

乃對所後父母而言寔陽以與之陰以奪之也 皇上
不察以本生二字爲親之之辭不知禮官以此二字爲
外之之辭也况旣考獻皇又考孝宗是一考也一考是
一本也 孝宗皇帝有靈而信乎 獻皇帝有靈而慰
乎 皇上兩考之而安乎故今日之議必亟去本生二
字而後繼統之義明爲人後之說不得亂乎其間疏入
上遂復趣二臣來以席書爲禮部尚書於是科道交章
奏言大禮之失自霍羣張璁欲考本生而邪說起自桂
萼進方席二疏而邪說昌乞寢旨新命治璁萼罪不報

書開尚書命疏言 陛下欲臣吉禮臣當披心不疑欲
臣拜官臣雖碎首不敢 上優答之四月命修奉先殿
西室免言 陛下嗣武宗後奉宗廟乃爲本生父母立
廟置孝武二宗何地願罷歸 上慰留禮臣復持爭之
上怒曰朕祇奉宗祀皇考荒寢陵園遠在安陸設於卿
等父子安乎修撰呂柟編修卿守益連章上皆外謫禮
官遂以是月丙戌一遵前勅加上 帝后尊號求稱寒
再詔天下而本生二字仍存 上終不憊免等移疾乞
罷歸 上從之西室殿成遣迎獻皇帝神主安陸禮臣

吉安陸獻皇帝啓封之地神靈攸安 太祖之重中都
太宗之重留都誠慎之也西室宜設神位時饗神主宜
永祀安陸不聽時 上得璁等二人疏亟欲刪本生字
復注於閣臣而冊詔亦遂頒於是二人至伏闕復言詔
令雖云再下典禮益甚乖違條列七事上之而獻夫上
大禮論二篇書上大禮考議凡數千餘言鄙疾未起亦
從里中疏辯二父兩統之非且言朝臣之議多非真多
也諂媚權臣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寡非真寡也
負天子而不敢忤權臣不敢言而寡也 上深省

中百官無不人人側目璁等交章論劾而璁等對 上
呂言禮官失禮于初匿非于後願賜便殿與諸臣執經
引傳面證再詔之誤兩考之非於是給事中張翀等悉
檢前後論劾璁等章奏發刑部尚書趙鑑等擬請松相
語曰得旨是便撲殺之矣 上稍聞知遂以桂萼張璁
爲翰林學士方獻夫爲侍講學士而切責鑑等鑑叩首
謝罪璁等亦各疏辭 上曰爾輩忠諫其簡在翰林以
成朕納言之治吏部尚書喬宇爲 上言璁寧偏執異
說搖動人心顧永翰苑有玷清班願賜罷黜不聽宇遂

求去

上乃召南京吏部尚書楊旦入代

字旦

不來群臣以此數人者

上所眷注即共齶齶之而莫敢誰何

翰林修撰楊慎廷和子也同璁等赴院率同僚閉門拒

之不聽入奏言君子小人不兩立正論邪說不並行臣

等所執程頤朱熹之正論夢等所言令人懷復猶之緒餘

學術既殊議論亦乖臣等可免強顏詭隨和光自媚乎

而科臣李學曾等御史吉棠等又御史段續御史陳相各論奏上怒奪慎等俸下續相讞外謫已而南京尚

書楊旦等侍郎陳鳳梧等都御史鄒文盛等論疏繼至

俱切責之吏部員外郎薛惠上爲人後解二倫共哭略
云禮立後者重大宗也適子不爲後重小宗也爲人後
者爲之子語出公羊而寔符周禮既爲之子則當稱父
而可以稱伯叔乎逮下徵舉釋之七月璁舊條列十二
事斥禮臣欺妄之罪一三代以前天子無立後之禮二
祖訓不言立後三孔子射于瞿圃斥爲人後者不入四
遺詔言嗣皇帝位不言爲孝宗皇帝之子五禮輕本生
父母六祖訓親王若天子之姪稱天子曰伯父皇帝叔
父皇帝生可稱伯父則死可稱伯考七漢宣帝光武皆

爲父立皇考廟禮官不得強執喪哀帝爲比八宋仁宗
古漢王子爲嗣大儒朱熹曾弁定陶王事論其壞禮九
古者遷國載群廟之主以從十祖訓皇后不與宮門外
事禮官不當輒稱慈壽皇太后懿旨十一皇上以承重
適孫不得率天下終壽安哲太后三年喪爲何制十二
人無兩考孝宗皇帝主稱嗣子敵皇帝主稱長子自吉
經傳未載十三大禮創議始失於執政大臣一人禮官
不宜倡率百官朋黨附和非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
之義奏入吏部侍郎何孟春復爲諭條辯但盡中上

采璁議御平臺召大學士毛紀等三人諭去本生二字
三人皆頓首言二字上于宗廟內于官闈不可輕改上
曰卿等乃欲使朕無父耶卿等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
禮耳紀三人惶怖而退明日上御奉天門諭百官亦如
之禮官退率其節屬上言陛下考孝宗母昭聖三年
於此矣今忽更之則明詔爲虛文不取信於天下後世
祭告爲瀆禮不能格於天地鬼神况本生二字廟無貶
詞刪之則與昭聖無別九卿基諫連章十三上爭愈激
俱留中兵部尚書金獻民大理少卿徐文華倡立于衆

曰諸疏留中必以孝宗爲皇伯考矣何孟春曰憲宗朝
憲懿太后死禮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爭論憲
宗從焉此我朝故事也修撰楊慎曰國家養士百五十
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與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安
磐張漢卿張源御史王時柯七人共遮群臣金水橋南
昌言曰今日有不伏闕死爭者願共擊之會上齋居
文華殿群臣俱赴文華門跪哭謹呼太祖高皇帝孝
宗皇帝上遣內臣出諭不肯退禮臣朱希周復要內
閣紀等三人同入言陛下所恃者人心若不舍已從人

何以爲治上曰敵皇神主將至冊文祝文已撰定

也群臣伏不起日已午上怒甚命司禮監錄諸要

姓名數擊諸爲首者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金

吏部郎中余寬戶部郎中黃衍顯兵部郎中陶滋刑部

郎中相世芳大理寺正毋德純八人下詔戒而慎元正

仍撼門大哭群臣隨之皆復聲震闕上大怒悉逮

繫獄諸大臣免逮令待罪初有官實非直見國是禮體

獨沉沃土臣墨守漢議堅共附和爲名高聞當逮多奔避

上令盡追繫之凡二百二十人俱下詔敇明日拷訊熙

等八人發編伍四品以上官奪俸四品下各廷杖削慎
等七人籍而慎編戍滇南出何孟春爲南京工部切責
紀等紀求去 上曰紀抗辭妄辭歸咎朕躬豈大臣忠
愛之道罷之歟皇神主至 上奉安于觀德殿即奉先
殿之西室也上冊寶曰皇考恭穆獻皇帝 上以孝宗
考名未改趣席書入泣部事書先拜命時爲科臣所媒
蘖被謫故遷延未敢入於是 上趣之至乃采綵留中
諸疏下部議兵部右侍郎卿岳大理寺左少卿徐文華
復持問議上言 陛下考孝宗太廟祔祀行之已久母

昭聖慈闢冊寶奉之已安願今日無徇邪言無輕議改
閣臣居瑤亦以爲宜如岳文華言孝宗昭聖皆陛下至
親骨肉非他人也今輒行離間臣寧傷之且幽明一理
事亡如存卽今孟冬時饗陛下登對如親見之寧不少
動于中乎 上曰卿職居輔導輒引朋辭議及宗廟逼
脅朕躬大臣體國愛君之義歟道謂何瑤免冠謝奪二
人俸國子祭酒崔銑言 臣下求備禮於所生至孝也
然必詳稽禮訓大順通情而後聖孝乃全夫絕世人之
所大痛也先王本其氣之所由來使同宗者爲之後

帝統必以長。以長而後綱序可一也。祖訓繼絕必以弟以第而後與爲人後者有坊也。陛下爲弟而長故倫序當考孝宗考孝宗是故必降於所生此爲人後之道也。若降所生與所後等猶弗後也。當承祧玉鬯之重則所生差輕此禮之至精百王之所同也。陛下無輕正統無拂群情無謂威可作無謂已可繼則今日忠臣辨矣。上怒禱其官是時席書雖秉禮柄廷臣尚多懷異之隙諸忤旨者上多紓罰中外老臣重違譖議取抗言將順吏部侍郎胡世寧守制里中有日矣於易

上言陛下至孝之心根于天性卽立以來累欲追崇皇
考聖母然而多年不決者臣竊有以窺其故矣事由群
臣見禮不明而執議僭差聖心蓋亦過於謙讓而少緩
明庚臣聞在禮有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
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臣以爲禮情不合 陛下爲
親群臣爲君寧受失禮之名而使 陛下得全聖孝之
名群臣亟宜委曲將順矣是以上下能相親也 陛下
以堂弟繼堂兄而有天下稽古中朝未有此事則追崇
所生亦未有其禮然禮運曰禮雖先王未之有臣以我

起是也故曰非天子不議禮是在聖心獨斷之而已早
定之而已昔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祔其祖孔子欲正其
名或以陛下當考孝宗曰繼世即爲父子也若使獻
皇在世承統豈亦當考孝廟而不得考其所生乎周武
王受命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太王王季文王葬皆諸侯
也有謂皇考未嘗臨天下不得追西漢爲皇帝太王王季
文王追王者非耶或又拘於興國之禰者天下一統
也父子一家也一統之內又有興國皇帝者何居或又
拘於興國立廟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皇考止有

陛下一子而廟食於數千里外降尊之際能無
不食乎且昔親王無後者皆得祔饗太廟也子爲天子
不得立廟於皇城之內者何居陛下固不可復幸於
群議也亦不必追咎夫群臣也忠臣體國自古爲難臣
所憂者群臣失於將順聖孝阻於未伸上下不能相親
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此實群臣之罪也昔宋神宗一
代英明主也獨議新法不合舊臣相繼罷去乃致時相
誤用匪人以壞國事先儒程灝謂新法之禍吾黨激成
之則亦當時舊臣不能委曲致君之罪也臣念及此不

覺痛心願陛下毅然早定尊崇之禮而釋然遂赦群臣之失使各安其位而責以開誠布公講求國是臣大馬不勝大願疏上上嘉納下禮臣書等集百官會議吏部左侍郎汪偉暨岳文華等堅持濮議與璁等爭未決武定侯郭勛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人臣事君當將順其美璁等言當百官僉曰禮樂出自天子制作由於朝廷謹如議禮部尚書臣書謹與侍郎臣一鵬臣希周會同五軍都督府武定侯臣勛陽武侯臣倫惠安伯臣偉威安伯臣璡武靖伯臣弘澤吏部侍郎臣偉臣孟春戶

部尚書臣金侍郎臣璣兵部尚書臣獻民侍郎臣昆臣
岳刑部尚書臣鑑工部尚書臣璜侍郎臣瑞臣雍都察
院副都御史臣時中僉都御史臣潤通政司掌司事工
部尚書臣琳左右通政臣璗臣霤大理寺少卿臣文華
翰林院學士臣萼臣璫侍講學士臣誠夫署春坊事侍
讀學士臣時臣仁和國子監祭酒臣不司業臣惠吏科
左給事中臣漢右給事中臣光戶科都給事中臣重禮
科給事中臣楷兵科都給事中臣自璧刑科都給事中
臣錫工科都給事中臣臣河南等道監察御史臣本公

臣黨臣猶臣衣臣宗岳臣文之臣卿密臣鵬漢等上議
臣等考惟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夏后氏歷
漢一千餘年未有以姪立爲皇子故事漢成帝不傳弟
中山王立姪定陶王欣爲皇子三代傳統之禮始壞宋
仁宗不以濮安懿王第十三子年四歲育于宮中二十八
年直爲皇子司馬光等欲伯濮王韓琦歐陽修爭之以
爲古無典據英宗終不肯納伯今孝宗崩于弘治十八
年今上生于正德二年幽明遠隔未嘗識面事與漢
宋二君不同今不繼武宗大統超越十六年天下上者

孝宗臣等依熟計之自古天子無大宗小宗亦無所生
所後禮經所載乃大夫士之禮非天子之禮也天之生
人原於一本曰父曰伯曰子曰姪天經地義不可易也
伯可改而爲父父可移而爲叔非禮之禮九廟有靈其
肯歆乎祖訓天子之姪稱天子曰伯父皇帝稱皇后曰
伯母皇后天子之弟稱天子曰大兄皇帝藩王得稱天
子爲伯父大兄豈有天子不得稱伯爲伯考稱兄爲皇
兄哉臣等竊議孝宗皇帝本伯也稱皇考矣今宜改從
本稱曰皇伯考昭聖皇太后本伯母也稱聖母矣今宜

改從本稱曰皇伯母獻皇帝本父也已去本生宜從本
稱曰皇考章聖皇太后本母也已去本生宜從本稱曰
聖母武宗仍稱皇兄莊肅皇后仍稱皇嫂以此正名定
分父得爲父子得爲子典叙秩而天地定位兄授位於
第臣受位於君統紀順而歲序不移大倫大統兩有歸
矣奉神主而稱爲禰室於至親不廢降尊號而不入太
廟於正統無干尊尊親親兩不悖矣追復三代數千年
未明之禮盡洗漢宋悖經遺禮之陋不惑乎群議獨斷
乎乾剛作之君作之師非聖人其孰能之議上 上曰

大禮再三會議名稱未正朕甚歎然卿等詳議博考合于天理至情尊稱今宜從正其擇吉日祇告天地宗廟社稷布詔中外以明尊親大誼於是定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章皇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章皇后曰聖母 稱

武宗毅皇帝曰皇兄名正言順而禮成矣錦衣衛百戶隨全復逢聖母意奏遷顯陵蓋皇考塋安陸松林山地也工部尚書趙璜議言先皇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 太祖不遷皇陵 太宗不遷孝

陵願以爲法上命禮官會議書等復言不可遷乃已光
祿寺署丞何淵復迎上意請於太廟內立世室爲祔廟
崇祀皇考與祖宗同饗奏下禮官禮尚書書言王制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至懿王之世文
王當祧以有功德乃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之世
武王當祧以有功德乃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與始祖
后稷之廟皆百世不遷者也我 太祖立四親廟德祖
而下同堂異室議祧則德祖擬后稷 太祖擬文世室
太宗擬武世室今獻皇帝未爲天子未有廟號而立世

比 太祖 太宗臣不知昭穆何以爲序宗祝何以

致詞臣書萬死不敢學士璵萼亦同上言孝子不順情
以危親忠臣不作姦以諂君陛下剛明中正能定干
古之典曾有不能期月守之者乎自我作則皆復容人
破壞之者乎獻皇帝於禮當入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
待何淵今日言之也先儒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
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陛下追尊
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陛下爲之也入獻皇帝至於太廟者禮之不得爲者也

此臣所以昧死勸陛下不爲之也臣謂典禮方成不可遽壞公論方定不可復搖上曰朕恭膺天命繼大統於太廟豈敢干但世室自古有建立而朕非敢僭帝王大功德惟皇考恩罔極觀德殿在大內太常不得行禮匪合儀制誠心所未安卿等宜將夏商周典禮博考以聞於是璽華一人相與語書曰皇考祀於禁內百官不得陪祀宜聖心之未慊也乃復會議上言世室之議臣等累嘗誓死不敢奉詔及奉聖諭大臣皇言其尊祖敬宗之至乎一哉聖心其尊親達孝之至乎中庸曰用

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喪小記曰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此六
經大證訓也由是觀之陛下有事於廟皇自宜然以
天子之禮矣禮舉天子則有來至止百官其可少乎祝
嘏導引奉常其可無乎笙瑟干戚樂舞其可缺乎百籧
宜備廟制未嚴此陛下將有改觀之意於禮經正不
悖也臣等以爲宜於皇城內別立廟不與太廟並列
祭用次日使敬心不分於所尊廟欲稍遠使樂聲不徹
於列祖然後祖廟斯有獨尊之勢後人可免二統之

君臣大分父子至情兩全無廢矣臣書等昧死上請制
曰可其下地擬名以聞六月一日臣書會同內閣大學
士臣宏工部尚書臣瑞欽天監正臣昂奏地圖十日
興工前殿後寢制如太廟而徵移之名曰世廟明年告
成 上有觀德殿奉獻皇主于世廟禮成群臣表賀祭
與太廟同日次第行之 聖母欲謂世廟 上問輔臣
臣宏臣一清對曰不可國初禮制皇后初立謁太廟永
樂時改謁奉先殿無至太廟者蓋以正乾坤之位謹內
外之防也問璣萼璫萼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

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時禮官失考
北祖制皇太后中官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欵謁
世廟以成今禮之全宏一清白璁萼所引開元禮不可
爲法國初禮文未定二臣欲復廟見是彰祖宗之闕也
禮臣書曰璁所引俱婚禮今乃行大祭禮不可博會璁
萼曰周玉宗廟之祭王服袞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禪
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

皇上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可且儀上書
等不能難乃請 聖母謁廟 皇上同行以予斯禮從

之九月己亥 聖母入謁世廟翟車陞降 上躬扶侍
焉六年六月詔增世廟武舞 上初從大學上宏言止
用文舞以獻皇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爲上援漢高與惠
文爲比 上然之璁曰臣聞樂舞以佾數爲隆殺不聞
以文武爲偏全必若宏言舜以揖遜而得天下書云舞
于羽于兩階何也天子八佾爲人六十有四諸侯六佾
爲人三十六國朝太廟文武舞各八凡一百二十八人
王廟宗廟文武佾各六凡七十二人獻皇在茲藩已用七
十二人今追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萼言周禮以司干

掌舞器祭統以翟爲樂之殘蓋音貴人聲而名貴于風
則去武舞者去所貴也而可乎 上曰如卿言實闕典
其即增之是年大禮既成 上令史館悉集群臣章奏
彙而成書名曰明倫大典頒布天下璁萼諸人以次各
至殿閣孤卿官王介甫能遷等先已落職悉叙用躋美
秩下勑追奪初主濮議諸臣官楊廷和爲罪之魁懷貪
天之功制裕君父定策國老以自居門生天子而執朕
法當戮而特寬宥爲民毛澄林俊蔣冕毛紀奇牛汪俊
各褫職何孟春夏良勝俱爲民十四年 上以皇考廟

名世子乃可爲宗號加皇考爲虛名改建于太廟之左
舊曰獻皇帝廟已揚州府通州同知曹坊上言禮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今宜建明堂尊皇考爲宗以
配上帝下禮官嵩言明堂圜丘皆以事天今大祀殿應
古方位明堂不必更建侑饗之禮詩傳以爲萬物成形
于帝人成形于父秋祀明堂以父配之自漢武逮唐宋
皆然錢公輔司馬光又主祖宗之有功德者今以功德
則宜文皇以親則宜皇考若擯宗之議則未有擯宗而
不祔太廟者恐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臣不敢云

議以負陛下 上曰皇考稱宗烏在其爲不宜謫不敢
忤旨 上命即南郊大祀殿建太廟殿擬古明堂十七
年殿成薦大號於天猶皇天大帝奉獻皇帝猶如嚴父
配帝之文 上因欲尊太宗爲祖而薦獻皇帝猶宗當
乃復言古禮宗無定數祖非有功者不得擩漢有二祖
高祖世祖皆以開造我文皇定鼎持危功莫大焉宜擩
祖以別之四世之廟祿爲獨親 太祖卽位仁祖以布
衣饗天子之祀皇考可獨闕于皇考與孝宗同爲一世
今宜同廟於是尊 太宗文皇帝爲成祖尊 獻皇帝

爲睿宗加尊謚祔饗太廟如列聖而神座次孝宗下於
高皇帝叔也以故躋徹世廟專祀之儀

論曰楊廷和挾定策之元勳猶爲後之私議身帥群工
強要君上張霍二三小臣徒以一言障江河必不可幾
之數也帝以妙齡獨秉神睿溫文冲抑居體孫尊需之
數年而後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叔侄之序截然各定非
大聖人孰與焉厥後九廟有嚴乃復比隆列聖祔饗
宗禮樂出自天子雖於聖孝有光臣恐獻帝在天之憲
禱有所未安也